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二十二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紹聞一諾受梨園

話說譚紹聞回家，次日無事。到了第三日，王中在門首，只見一個粗蠢大漢，面目帶著村氣，衣服卻又喬樣，後頭跟著一個年幼小童，手拿著不新不舊的紅帖，寫著不端不正的字樣，遞於王中。王中一看，上面寫著「年家眷弟茅拔茹拜。」上下打量，是個古董混帳人。又細看跟的人，脖項尚有粉痕，指尖帶著指箍，分明是個唱旦的。方猜就是個供戲的。便答應道：「家主失候，有罪。往鄉里照料莊農，收拾房屋去了。回來我說就是。」那人道：「幾時走的？」王中道：「去了四五天。」那人道：「這就出奇了！前日還在林宅同席，如何會走了四五天？分明是主子大了，眼中沒人。依我說，我還看不見這樣主戶哩。你這管家，也就大的很，就是你主子不在家，也該讓我到家中坐坐，吃你一杯茶，留下帖子，好不省事的要緊。像我們每日在外邊闖，也不信這樣人家會作踐人。我就到客廳中間坐坐，怕甚的！」

一面說著，早已上門台到院裡了。進的前院，這紹聞正在客廳簷下坐著，口中打嘯，引畫眉兒叫。茅拔茹道：「好大的主子！明明在家，卻叫家人說往鄉里去了七八天。九娃兒，把帖子交了，咱走罷。這就算咱拜了客。」九娃道：「帖子家人收了。」茅拔茹道：「既是收了，還討回來。」扭回頭來就走。紹聞道：「這是那裡話？」茅拔茹道：「你沒在家，出門七八天，我跟誰說話哩？」紹聞一把扯住道：「這是啥話？」茅拔茹道：「啥話不啥話，你問你門上二爺。」紹聞一靈百透的人，便說道：「想是底下人不認的，錯說了話。千萬休怪，我賠禮就是。」慌忙作下揖去，茅拔茹攙住，說道：「不消，不消。我坐坐就是。」

一同到了廂房，也不為禮。紹聞一片聲叫看茶。茅拔茹道：

「還吃茶麼？」紹聞道：「啥話些！」茅拔茹道：「我前日席上，看見尊駕像是個好朋友，所以今日來拜。不料門上二爺，硬說你出門七八天。我小弟在家，也是鄉宦舊家，家下小價，沒有像這樣敢得罪人的。」紹聞明知是王中，便說道：「小價該死，我一定處治他。」雙慶兒送上茶來，紹聞奉過茶，茅拔茹道：「九娃，與譚爺磕頭。那人咱也不與他一般見識。」九娃走上前來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少爺好呀。」紹聞一手攙起，那九娃就站在紹聞跟前，等著接茶盅，紹聞見溫存光景，便吩咐雙慶兒：「你放下茶盤，到後邊擺幾個粗碟兒。連德喜也叫的來。」

說猶未完，夏逢若已進門來，未說先笑道：「好呀！好呀！」

茅拔茹立起身來道：「少時便去奉拜，如今不為禮罷。」逢若道：「豈敢。」一同坐下。雙慶擺上碟兒，德喜提著酒注兒斟酒。茅拔茹也不推辭，逢若也不謙讓，便吃起酒來。酒未數巡，茅拔茹使叫九娃唱曲子。九娃頓起嬌喉，唱了兩牌子小曲，逢若哼哼的接著腔兒，用箸敲著碟子，卻也合板眼。九娃唱完，說道：「唱的不好，爺們笑話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問《集賢賓》第四句，再挑高著些，第六句，少一個彎兒。」九娃道：「記下就是。」逢若道：「我也遞你一盅酒兒。」九娃星眼看著茅拔茹說道：「我不會吃。」茅拔茹道：「既是夏爺賞你，你吃了罷。」九娃方才接住吃了。又唱了兩三二個曲子。——若是將這些牙酸肉麻的情況，寫的窮形極狀，未免蹈小說家窠臼。

日將午時，早已一桌美饌上來。茅拔茹道：「初次奉拜，那有討擾之理？」紹聞道：「便飯不堪敬客。」逢若道：「既是通家相與，也彼此不用客氣。」九娃兒也站在一旁吃飯。吃完了，茅拔茹要起身，說道：「今日天晚，明日去拜夏兄。」夏逢若急忙接口道：「我兩個明日即去答拜。既是好朋友，何在到我家即算拜，不到我家不算拜麼？我兩個明日去奉看就是。」茅拔茹道：「這才是四海通家的話。我明日就在小店恭候。」夏逢若問九娃道：「那座店裡？」九娃道：「同喜店。」逢若道：「是戴君實家，是也不是？」九娃道：「正是。」紹聞還留吃酒，茅拔茹道：「戲上事忙。頭盔鋪裡鄧相公說，今日下午商量添幾件東西哩。我去罷。」一同出了廂房，恰遇王中從大門進來，茅拔茹笑道：「說你出門七八天，就是這位大爺。」紹聞道：「這是河北茅爺，認著。」王中一聲也沒言語，站在門旁，讓客與家主出去。一拱而別。

逢若又進來，要再吃一杯茶，訂明日回拜的話。」又誇了一會九娃，著實有眼色。又說：「明日回拜，那裡有戲子，我衣服不新鮮，臉上不好看。也還得二兩賞銀，一時手乏。還得幫湊幫湊。」紹聞道：「你休高聲，我今晚給你運用。明日你只用早來約我同去，就都停當了。」逢若道：「你衣服太短，我穿著不像。」紹聞道：「有長的你穿就是。我實不瞞你，先父還有一領藍緞寬袍兒，你穿的了。你明日只要看那個王中不在門首，你進來。不是我怕他，他是先父的家人。我通不好意思怎麼他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這是賢弟的孝道。王中粗人，那裡得知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話休叫盛大哥知道。」逢若道：「休看我多嘴，正經有關係的話兒，卻會爛在肚裡。」日夕時去了。晚間，紹聞替逢若料理衣服，賞銀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逢若瞅著王中不在門首，進的廂房。紹聞出來相見，說道：「那書櫃裡是昨晚拿出來的衣裳，你趁沒人先穿上。」又拿出七八兩銀子，說道：「這是在賬房要的。一言難盡，多虧王中極早睡了，說他身上不好哩，才要出這七八兩銀子。這個夠賞戲子麼？」逢若換了衣服，說道：「到也可體。只是時常來借，卻不便宜，不如就放在我家，我卻不要你的。老伯的衣服，我斷不敢不敬重。至於賞戲子們，若要說這是稱准的一兩二兩，便小家子氣了；只可在瓶口捻出一個鏰子、兩個鏰子，賞他們，這才大方哩。」

一時早飯上來。吃完，叫雙慶兒討了兩個拜帖，不用閻相公寫，逢若在廂房自寫，也寫了「年家眷弟」的派頭。紹聞卻是素花東，跟著兩個小廝。逢若道：「這兩個他都認的，顯的我是借的人。只叫一個跟去。你與我再安排一個人，就是粗笨些也可。」紹聞因叫鄧祥算上一個。二人出的大門，德喜、鄧祥在後，一直向同喜店來。

到了店口，戴君實看見，與夏逢若作了揖，與譚紹聞也作了揖，說道：「二位回拜客來了？茅爺今早，叫當槽的在如意新館定下一桌酒席，說午時要待客哩。戲已安排就了。」逢若道：「只怕別的還有客。」話猶未完，茅拔茹在上房看見店門是譚夏二位與店主說話，早已不待傳帖，跑將出來，說道：「候的久了。」於是連店主一同讓進去。

二人方欲行禮，茅拔茹攙住，說道：「論起來，我還該與二位磕頭哩。我家裡家叔不在了，昨晚有信來，真正活氣死我。」

二位坐下，我說。」店主叫當槽的送上茶來。『九娃斟茶，奉畢，紹聞臉皮漸厚，便對九娃道：「昨日有慢你。」九娃笑了一笑。夏逢若道：「譚賢弟成了款了。」只見茅拔茹把膝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咳！你說氣人不氣人，家叔竟死了！」逢若道：「什麼陡症？如何得知？」茅拔茹道：「昨晚送的信來，說起來恨人之極。我小弟在家，也算一家人家，國初時，祖上也做過大官。只為小弟自幼好弄鑼鼓，後來就有江湖班投奔。小弟叫他伺候堂戲，一些規矩也是不知道，倒惹的親朋們出像。我一怒之間，著人去蘇州聘了兩位教師，出招帖，招了些孩子，揀了又揀，揀出一二十個。這崑腔比不得粗戲，整串二年多，才出的場，腔口還不得穩。我今實不相瞞，上年我賣了兩頃多地，親自上南京置買衣裳，費了一千四五百兩，還欠下五百多賬。」

連臉子、鬼皮、頭盔、把子，打了八個箱、四個筒，運到家裡。

誰想小地方，寫不出價錢來。況且人家不大熱合這昆班。我想省城是個熱鬧繁華地方，衙門裡少不了正經班子，所以連人帶箱連在省城。連昨日林宅，共唱了三個戲，還不夠箱的腳錢。

誰知道我家叔老人家，偏偏的會死起來。我來時，家叔病原沉重，原說不叫我來。我想在家一千人空空盤絞，也是難事，因此硬來了。如今果然不在了。我待說不回去，他一是我個胞叔，不說在舍弟臉上不好看——舍弟他還小哩，也不知道啥，怕親朋們也談駁我。」——逢若插口道：「是哩。」——「我待說回去，這一班子人，怎麼安插？我明日就要起身，趕上大後日封樞罷。真真的活悶帳死了人！」

九娃上來問：「開鑼罷？」茅拔茹道：「這還問我麼？」一聲鑼鼓，早已在院裡棚下，唱了兩三出散戲。如意館抬上席來，茅

拔茹賞抬盒人五十文錢，又吩咐九娃道：「您煞了戲罷，去附近舖子裡吃了飯，早回來開戲敬客。」因又說道：「這可像個樣子麼？況且這宗花消，我走後如何支撐得住。」夏逢若便向紹聞道：「我們備一頓飯錢。」便向繡瓶口掏出一個銀兒，紹聞掏出四個銀兒。夏逢若道：「班上的，這是我兩個送你們一頓粗飯。」老生道：「不敢討賞。」逢若道：「見笑，免人意兒罷。」茅拔茹道：「不該費心，叫他們通過來磕頭謝賞。逢若又叫道：「九娃兒，我與譚爺替你做件衣裳，你自去揀你心愛的買罷。」逢若一個銀兒，紹聞兩個銀兒，九娃收了，磕頭又謝。茅拔茹道：「他們吃飯。你就在這裡伺候罷。」九娃道：

「知道。」於是德喜兒、鄧祥擺開席面，譚。夏二人首座，店主、茅拔茹打橫。九娃斟酒。

飲酒中間，店人道：「茅爺，你通不吃一盅兒？令叔老大爺去世，想是大數該盡，也不用過為傷心。」茅拔茹道：「倒也不在這些。只是如今這一伙子人，主人家，你承許下，我就不作難了。」戴君實道：「我是賃的這座店，不過替買看吃罷了。茅爺你撇下，我實實擺佈不來。」逢若道：「茅兄是愁沒房子麼？」茅拔茹道：「一來沒房子，二來沒人招駕。」逢若道：「譚賢弟有一攢院子，在宅子後，可以住得下，我就替你招駕，何如？」紹聞未及回言，茅拔茹早已離座三揖，道：「箱錢就是譚兄哩，長分子就是夏兄哩。就是吃三五石糧飯，用十數串菜薪錢，我回來算賬。我若有一點兒撒賴，再過不的老爺河。」戴君實道：「茅爺何用賭咒。通是好朋友，何在這些。」

逢若向紹聞道：「就是這樣了，你看行也不行？」紹聞千不合萬不合，答道：「你看該怎的，就怎的。」茅拔茹哈哈大笑道：

「明早就起箱去。爽快我有一句話，一發說了罷。九娃過來，你就拜了譚爺做個乾兒子罷。」紹聞這一驚不小，方欲回言，九娃早已磕了四個頭，起來靠住紹聞站著。店主起來作揖，說與譚紹聞道喜，紹聞聳的耳朵稍都是紅的。逢若指定九娃道：

「好孩子，有福！有福！」

須臾，戲子吃飯回來，又開了戲。不叫九娃出角。把殘席賞了德喜、鄧祥。當槽的速去如意館取五六盤小賣，叫九娃吃了。唱完幾齣戲，家中宋祿套車來接。茅拔茹打點起身，不肯再留。一同出了店門，九娃小心用意攙住紹聞上車。逢若早已超乘而上。說了一聲「擾！」車兒飛也似跑了。到分路之時，逢若下車而去。

紹聞到了家裡，心裡只是亂跳，又不敢向人說。只推有酒，蒙住頭就睡。

到了次日，未曾起來，早已八個箱，四個筒，槍刀號頭，堆滿了碧草軒。原來東方日出時，蔡湘方才起來，開了園門，一轟兒抬的抬，搬的搬，不多時，一院子都是戲子。把一個蔡湘竟是看呆了，只像夢裡一般。這一個戲娃子弄花草，那一個戲娃子摸筆硯，只聽掌班的喝道：「休要多手。等譚戲主出來，你們要擺齊磕頭，休要失了規矩。」九娃道：「我是不磕頭的。」

蔡湘定省一大會，方才住宅下飛報軍情。咳！

子弟切莫學世路，才說周旋便濁污；

依依父兄師長前，此外那許多一步。